



## 大会

第六十二届会议

正式记录

## 第十七次全体会议

2007年10月4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克里姆先生 .....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上午10时10分开会

关于不同宗教间和文化间理解与合作以促进和平的  
高级别对话

议程项目 49

和平文化

秘书长的报告 (A/62/97 和 A/62/337)

主席 (以英语发言)：根据 2007 年 5 月 25 日第 61/269 号决议，大会现在将在题为“和平文化”的议程项目 49 下，开始关于不同宗教间和文化间理解与合作以促进和平的高级别对话。

如各成员所知，此次高级别对话将讨论开展不同宗教间和文化间合作以促进在宗教或信仰自由和文化多样性等问题上的宽容、了解和普遍尊重这个总的主题。

我欢迎所有与会者参加大会关于不同宗教间和文化间理解与合作以促进和平的第一次高级别对话。通过举行这次对话，大会采取了一个重要立场。我们正在重申《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载的各种价值观。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在采取具体步骤，在全世界提倡这些价值观。

在一般性辩论期间，来自各区域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大力强调了容忍和相互理解的价值观。这表明

了国际社会促进这些价值观的决心。我要特别感谢巴基斯坦和菲律宾两国代表团带头发起了这一举措，这补充并扩大了联合国采取的其他举措，其中包括不同文明联盟。

我们生活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电信和经济联系网络正在拉近不同文化和宗教间的距离。这些交往在丰富我们人类经验的同时，也揭示了根深蒂固的各种误解。但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拥有以理解和相互接纳取代不容忍和歧视的无与伦比的机会和责任。

坦诚而持续的对话以及对言论自由和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尊重，对于这项努力至关重要。联合国在促进这种对话和推动我们所有人必须尊重他人宗教和信仰这一基本自由方面应发挥核心作用。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还应当承认，以宗教为名实施的罪行是对宗教犯下的最大罪行，宗教不应被用作发动战争的借口。

在这方面，有关各方在大会今年早些时候举行的关于不同文明与和平面临的挑战这一议题的专题辩论中提出了若干建议。这些建议指出：如果我们想要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就必须承认他人维护自身特性的合法权利；宗教领袖有责任根据其自身信仰的各项原则，促进社区内的相互理解和容忍；在促进不同文化人民间的积极交往方面，现在已经有了很多有益工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 (C-154A)。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07-52845 (C)



具。为此，我们都应当成为促进和平的工具。我们必须利用公共宣传和各类媒体，开展全球性对话，以广泛提高对各种问题的认识。

各国政府可以通过采用逐步灌输和平和容忍价值观的教育课程，发挥进一步作用。儿童并非生来就带有偏见；偏见是后天形成的。携手消除所有会加深隔阂、扩大差距的被歪曲了的概念是我们的共同难题，因为它们都源于头脑中的歧视性思维。

要实现这一点，我们可以开展多层面对话促进在多样性中求统一，并以相互了解和彼此接纳取代误解。这一全球性对话的成功还取决于媒体、私营部门、民间社会、信仰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它们的见识和接触面有助于实现我们的目标。因此，我很高兴大会将在今天下午晚些时候与重要的利益攸关方举行一次互动听证会。所有会员国都受邀参加。

明年，我们将庆祝《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六十周年。许多人仍认为他们的权利未得到尊重。在一些区域，许多人认为他们的尊严遭到侵犯，国际商定的原则和价值观并未被平等地适用于他们。这些问题切中了当今世界明显缺乏公正和政治不稳定的要害。

一些人认为，为建立和平，我们必须学会忘记。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和解是介乎铭记和忘记之间的一种合理折中。做到这一点的唯一办法，就是加紧政治及文化和社会层面的对话。促进人类尊严及平等地享有权利和机遇，是这方面对话的基础。在此，我要引述伟大的但丁·阿里基里的名言：

“上主在创造的时候，最大的赠品，最伟大的杰作，最为他所珍贵的，就是那——自由意志——，只有智慧的造物享有这个。”

因此，在向前迈进的过程中，让我们相互尊重彼此的独特观点，使我们能共同尊重人类的丰富多样性。

我现在请秘书长潘基文先生阁下讲话。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能参加此次对话，我深感荣幸。上任九个月来，我走遍了联合国所及的每个角落，从金沙萨到喀布尔，从布鲁塞尔到贝鲁特。在我访问的每个地方及所遇到的不同人群中，我都感受到了一种共同的情感：人们普遍渴望和平、期待繁荣。

不过，我也常常发现，抱有相同渴望的人也遭受着相同的偏见。他们都恐惧有别于自己的一切：其他族裔、其他肤色、其他文化或语言传统，尤其是其他宗教。

可是，在今天这个全球旅行和即时卫星传送的时代，各地的人们遇到熟悉事物的机会越来越少，遇到不同事物的机会则越来越多。这种现实促使出现了文化间和宗教间紧张态势，世界上许多人彼此变得越来越疏远。

今天，我们亟需解决这种令人担忧的趋势。我们必须重建沟通桥梁，并参加持续、富有建设性且强调共同价值观和共同愿望的文化间对话。我们现在应该提倡多样性是一种美德而不是一种威胁的理念；解释不同宗教、信仰体系和文化背景是丰富多彩的人类经验所不可或缺的部分；并强调我们共同的人性大于——远远大于——我们外在的差异。

简言之，现在是开展富有建设性的真诚对话的时候了，这既包括个人之间的对话，也包括群体和国家间的对话。事实上，我们早应该这么做。大会是一个可供开展此类交流的独特论坛。实际上，大会通过把各国代表汇聚一堂，为接触不同国家和文化提供了一个全球性平台。

今天的聚会还发生在一个祥和的时刻：犹太人正在庆祝律法节，穆斯林则即将迎来神圣斋月的结束。这种时刻提醒我们，世界各地有信仰的男女由于对更伟大事物的信念和信仰而会彼此团结起来，而不会彼此分开。

上周，不同文明联盟举行了一次部长级会议，这是联合国为帮助建设沟通桥梁并促进文化和宗教间对话而采取的一项举措。我很高兴地看到自去年举行

成立会议之后，不同文明联盟的成员数目增加了将近一倍。这表明不同文明联盟在若尔热·桑帕约先生阁下的领导下，开展了颇有价值的工作。不过，这也表明各国日益坚定地携手努力，弥合世界上的各种差距。

当不信任和敌对情绪加剧我们所面临众多挑战的时候，我从这种决心中汲取力量。今天这类聚会也让我汲取了力量。环顾今天的大会堂，我感觉我们都是团结在一起的：我们团结一致选择对话而非对抗；团结一致寻求接触而非疏远；团结一致追求和谐和理解。

本着这种精神，我祝愿所有参与者使这次会议成为一次卓有成效的会议，也期待着他们讨论的结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讲话。

在进行下一步工作之前，我要提请各位注意一些与会议程序有关的组织事项。

首先是发言时限。为了照顾到名单上的所有发言者，我提请发言者遵守七分钟的发言时间限制，但有一项谅解是，这并不妨碍分发内容较为详尽的书面发言稿。我真诚地呼吁发言者予以配合，以便所有发言者都有机会在今明两天发言。

为帮助发言者控制时间，在讲台上安装了一个灯光提示系统，其功能如下：发言者开始发言时亮绿灯；七分钟结束前 30 秒亮橙灯；七分钟时限超过时亮红灯。

在请第一位发言者发言之前，我想告诉大家，以色列代表团告诉我，由于 10 月 4 日和 5 日恰逢犹太假日圣会节/律法节，又是住棚节的最后几天，以色列要举行庆祝活动，所以它很遗憾不能参加本次高级别对话，但是期望能够参加将来的宗教间和文化间活动。

我现在请菲律宾共和国副总统德卡斯特罗先生阁下发言。

**德卡斯特罗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我非常荣幸地代表我国参加关于不同宗教间和文化间理解与合作以促进和平的高级别对话。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大会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向你表示最热烈的祝贺，祝贺你当之无愧地当选大会主席。我也要在秘书长担任整个联合国系统的主管的头一年向他表示祝贺。

促进不同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与合作，已经成为菲律宾和平与发展政策的基石。它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因为我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和宗教多样性塑造而成的。因此，我国的最高法律——菲律宾宪法——规定必须促进和保护所有菲律宾人，尤其是宗教少数群体和土著社区的权利和福利。

早在 1960 年代，宗教和基层组织以及其他民间社会团体——尤其是在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就已经参与宗教间和文化间的对话，作为促进和平的一个有效工具。因此，我国政府认为，应当制定法律并采取措施，以加强和增进民间社会在推动经济和人的发展以及和平进程方面的参与。

2004-2010 年菲律宾中期发展计划是现政府治理国家的框架。这一计划重视不同信仰之间的对话、教育和宣传，将其作为有效工具，促进在受冲突影响的社区中开展医治创伤和实现和解的方案。2006-2010 年菲律宾关于宗教间对话与合作的行动计划，加强了政府和民间社会在促进不同信仰间对话和团结方面的合作与能力，尤其是加强了教育和培训、媒体宣传、和平进程、减少贫困、促进人权、环境保护、增强妇女力量和反腐败工作等领域的合作与能力。

今年 6 月，我国总统设立了不同信仰间合作全国委员会，以加强我国政府不同信仰间政策的实施。目前，在所有有穆斯林学生就读的公立小学，基本的宗教学校教育已经制度化。另外，我国许多大学也在不断开展和平研究，并将它纳入学校课程。我国国会也通过了 1997 年《土著人民权利法》，这一法律被认为是世界上国家颁布的尊重和保护土著人民的基本自由和生活方式的最强有力法律之一，因此，菲律宾已

在实行一些重要的发展政策，可以提供一個有利环境，便于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宗教间和平相处的社区文化，这使民间社会团体得以在国家、地方和社区一级参与发展努力。

菲律宾的经验表明，不同宗教间和文化间的对话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预防冲突，并在诸如菲律宾南部遭受冲突之害的社区医治社会创伤。在将共同的和平与相互尊重价值观转化成基层实际行动方面，宗教间对话也被证明是必不可少的。它提供了摆脱宗教团体和族裔群体之间互不信任和冲突的恶性循环的一条出路，其原因有二。

首先，它提供了一个场所，可供在理解和认同各种宗教、文化和民族的共同价值观和差异的基础上，建立信任和尊重。第二，它提供了一个机会，可借以对影响诸如菲律宾南部多族裔和多文化社区的武装冲突根源形成一个共同的理解。这一做法是对与我国政府通过全面和平进程解决冲突努力的补充，而在这一和平进程中，宗教领袖及工作者以及各种宗教和宗教间组织都参与和平谈判、监督停火协议以及宣传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我国自己的主教——乌里玛会议被公认为是世界上第一次这类会议。这一会议继续是政府执行国家和平议程方面的合作伙伴。这一组织和许多其他宗教间团体形成了民间社会网络的一部分，它们的力量和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和平进程的结果。这些团体正与工商界一道，一致努力建立一个专门的和平拥护者群体，尤其是为此在划定的地域内建立禁止武装冲突的和平区。

在我国国内促进宗教间对话与合作方面所取得成就的鼓舞下，2004年，菲律宾提出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关于促进宗教间合作以实现和平的大会决议草案。这一草案获得通过，成为第59/23号决议。它促成了2005年宗教间合作促进和平会议的召开，继而导致举行了2005年首脑会议。该首脑会议由我国总统主持，通过了《不同信仰间的对话和合作实现和平宣言》。

由这一会议衍生而来，菲律宾于2006年3月发起了宗教间合作实现和平三方论坛，它是支持联合国和平与发展目标的一个合作平台。三方论坛大有可为。在此我邀请所有尚未参加三方论坛的政府加入我们的行列。

菲律宾也一直积极促进区域一级的宗教间对话——在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亚欧会议、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区域论坛以及亚洲-太平洋论坛内促进宗教间对话。这一概念得到了所有这些组织的支持。去年，菲律宾主办了区域不同信仰间合作促进和平、发展和人的尊严宿务对话。

今年，菲律宾共同主办了在新西兰举行的第三次亚洲太平洋地区宗教间对话。对话中，来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的150多位参加者决心在各宗教团体与各国政府之间建立桥梁，以便学习彼此的经验，促进亚洲-太平洋区域的和平与安全。

今年6月，菲律宾共同主办了在中国南京举行的亚欧会议第三次宗教间对话。在对话中，160个参与国承诺深化政府与民间社会对促进和开展宗教间对话以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参与。2006年在哈瓦那召开的不结盟运动第14次首脑会议核可了菲律宾的提议，即2009年由菲律宾在该国主办不结盟运动关于不同信仰间对话与合作以促进和平的特别会议，这一会议的参与者将包括非政府组织和宗教部门。

的确，当前的全球、区域和国内和平与安全局势突出说明有必要通过加强政府、联合国系统和民间社会之间的伙伴关系，在不同信仰间对话与合作方面进行审慎和战略性的协同努力。在此方面，我国代表团提议采取以下步骤：首先，联合国会员国应确立政策和建立适当的实施机制，使不同信仰间和宗教间举措制度化；在此方面，菲律宾提出以菲律宾不同信仰间合作全国委员会作为样板。第二，会员国应捍卫宗教自由，加强各自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机制；第三，会员国应采纳一项共同行动计划，并宣布不同宗教和文化对话国际年；第四，会员国应采用促进和保护土著人民权益的政策和方案，实施《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

言》；第五，会员国应鼓励在高等学府设立不同信仰间研究中心；第六，联合国应加强新近设立的负责不同宗教间、文化间和文明间事务的协调小组，以确保监测、报告、维持和支持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推动不同信仰间和文化间对话与合作以促进和平的努力。

菲律宾已经并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不同信仰间和文化间对话与合作以促进和平、发展和捍卫人类尊严。我们致力于加深不同文化、宗教和文明之间合作与理解这一紧迫任务，以便消除可导致冲突恶化的种族紧张、误解与偏见，并有效应对全球问题与挑战。

最后，我想向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发出呼吁：让我们致力于推动联合国全系统不同宗教间和文化间的对话与合作，因为它是追求、建立和维持和平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让我们继续铭记各信仰团体在履行联合国有关职责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巴基斯坦代表团团长穆尼尔·阿克兰先生阁下发言。

**阿克兰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能够代表我国参加关于不同宗教间和文化间理解与合作以促进和平的高级别对话，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这是根据大会第 61/221 号决议组织的后续活动。巴基斯坦和菲律宾是该决议的共同提案国。这也是围绕不同信仰间合作这个重要问题举行的首次高级别对话，该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过去两千年历史证明，世界上所有主要的一神论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着共同的传统，对于广泛各种普遍价值观也是观念一致的。所有宗教和文化的基本原则在根本上是类似的：它们都崇尚不可分割的和平、尊严、诚实、平等、和谐、容忍、合作、承诺、耐心和毅力。有史以来，凡有不同信仰和文明之间对抗的发生，都是因不同政治或经济利益之争而非任何宗教基本教义彼此不容所引发。

今天也是如此，不同文化间和文明间误解和摩擦的出现不是宗教差异的结果。它们源自在某些重要问题上的政见相左，例如中东危机即是如此。

9.11 事件后的世界加剧了归属不同信仰和宗教的群体的两极分化。西方存在着对伊斯兰教的一些看法，有些人把伊斯兰教描绘成宣扬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执意要攻击西方世界价值观的宗教。伊斯兰教的形象由于双方某些政治和宗教极端主义分子扮演的角色而被进一步歪曲。

在穆斯林世界存在一种普遍想法，即西方蓄意要在巴勒斯坦、伊拉克、克什米尔和其它地方镇压或允许他人镇压穆斯林人民。民众普遍感到，言论自由被用来作为一种武器传播和投射针对伊斯兰教及其神圣象征和人物的侮辱和仇恨。

伊斯兰教不是对西方文明的威胁。它是一个倡导和平与谦恭的宗教。历史上，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作为同一国家的公民和平共处的例子屡见不鲜。今天穆斯林也应该能够在西方国家友好、自由地生活。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凯伦-阿姆斯特朗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想要避免灾难，那么穆斯林和西方世界就必须学会不仅相互容忍，而且也彼此欣赏。”

巴基斯坦希望，在联合国主持下启动的不同文明联盟能够提供一组织框架，以便通过一项综合战略，在国际和国内各级采取行动，促进不同宗教间和文化间的理解与合作。该战略应包容各方，包括政府、民间社会、宗教领袖、私营部门、媒体、以及国际组织。

在国家一级，每个国家都应该推动采取自觉行动，打击本国社会中的极端主义。我们必须禁止极端主义组织和煽动仇恨的文学作品，防止滥用礼拜场所宣扬极端主义观点，禁止打着言论自由的幌子对宗教和宗教人物进行污蔑和诋毁，适当改革教学课程以促进对各种不同信仰和文化的正确理解，在我们本国人民中发起对话以加深对他们自身信仰和其它主要宗

教真正精神和价值观的进一步理解，并有意识地实行政策以保护宗教少数群体。

在国际一级，需要采取一系列行动，比如开展真诚努力以解决主要国际争端，特别是当这些争端涉及不同宗教和信仰之间的摩擦时；促进公平的社会经济发展并制止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剥削；促进普遍和多文化教育，教导更多地理解其它宗教和文化。为此，我们可以采取的一个具体步骤是，建立一所共同学校，培训来自代表不同信仰的国家的官员和外交官。此外，我们可以鼓励会员国之间进行更多不同文明间和宗教间的交流与沟通，包括通过适当利用因特网和其它现代信息技术。最后，在某些社会中，移民造成各种信仰与文化突然混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在这些社会中发起有意识的进程，以促进逐步、和平的融合、共处及合作。作为此方面的头一步，可以采取建立信任措施，以克服有时可能出现的仇恨和消极定型观念。

各个社会、文化、文明及宗教内部以及它们之间存在差异，这并不令人惊讶。这些差异和多样性不应该是对抗的缘由。相反，就像神圣的《古兰经》所说的那样：“这种族裔多样性只不过是身份认同。”

我们每个人都是同一个人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都同样希望和期许幸福、积极向上的生活。每个人都必须有权利和机会，根据他或她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不受胁迫或者干预地实现这些希望和愿望。因为，神圣的《古兰经》还说，而且我们伊斯兰教徒相信：“一个人的信仰只是他自己和真主之间的事情而已。”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圣马力诺政府首脑兼外交部长菲奥伦佐·斯托尔菲先生阁下发言。

**菲奥伦佐·斯托尔菲先生（圣马力诺）（以意大利语发言，英文文本由代表团提供）：**首先，请允许我最诚挚地感谢举办了此次高级别会议。本次会议，还有联合国众多机构提出的“不同文明联盟”等关于文化多样性与有关计划的各项倡议突出表明，在我们各个社会内部，迫切需要促进加强不同文化与宗教间

对话，因此也需要主管机构和民间社会致力于这一对话。

这一对加强对话的承诺实际上是克服分歧与不信任，在各国中内部以及各国人民间建立信任和加强合作的必要条件。这样做将带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

在于今年 5 月结束的、为期六个月的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主席任期内，圣马力诺共和国一直把促进不同文化间和宗教间对话作为其日程上的主要优先事项。它组织了一次关于不同文化间对话的宗教问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欧洲各地的外交和宗教界代表、研究人员以及各种社团代表和媒体。在那次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的代表强调，当前迫切需要重建桥梁，并参与促进共同价值观和共同愿望的持续和建设性的不同文化间对话。

实际上，宗教信仰者能发挥的作用看来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他们代表了属于所有伟大宗教传统的根本信仰和理想：同情心、团结、尊重生命和爱他人，同时呼吁信奉它们的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此外，在那次会议上介绍了《不同文化间对话白皮书》。欧洲委员会将在被欧洲联盟指定为不同文化间对话年的 2008 年发表该文件。此外，欧洲委员会委托圣马力诺协调专门讨论文化间对话的宗教问题第一次年会。该会议将是一种尝试，预定在 2008 年春季召开，有 47 个成员国以及不同宗教和民间社会的代表参加。

根据这些经验，我国认为，国际组织和各国大大增加这些会议和对话显然是有益的。首先，此类会议和对话能加强它们的共同合作，以应对文化多样性和宗教多样性的挑战和新机会；其次，此类会议和对话能为它们提供新观念，同时为每个组织和国家将要开展的活动提供动力。

然而，对话不能与尊重分开。就其表现形式与相互间关系而言，文化和宗教必须尊重作为国际社会内共处和各国人民合作基础的那些共同价值，即尊重普

遍、不可剥夺和不可分割的人权、民主治理、法治及公正原则。

因此，我同意出席今天会议的各国和各国政府代表的评估、关切及愿望。我注意到，由于我们都身处全球化的进程之中，这些问题的复杂性正日益成为我们各国现实情况的特征，并导致各种权利主张和问题，它们常常需要创新和迫切的答案。我们相信，对话能够决定性地帮助我们克服恐惧，抵制排斥他人做法消除所出现的文化或者宗教歧视、激进主义与暴力现象。对话能够帮助我们尊重个体完整性，并因此尊重他们对一种信仰或者一系列文化价值的信奉，当然，这种信奉应该是有意识的、自由的选择。

事实上，通过对话，通过促进不同宗教特性所共有的和平与尊严信息、并在同时拒绝扭曲地利用宗教，我们能够有效加强我们的公民和社会契约。

在国家一级，参与、国际组织推动的关于具体问题的定期活动、以及关注特别主题，比如联合国提倡的一些主题，可以成为一股驱动力，促进开展活动，这种活动源于我们的国情，然后能深远地传播，使不同群体，特别是青年参与进来，而青年仍然是我们活动的主要目标。

最后，我愿与参加本次会议的所有人分享一个良好的祝愿。在有千年历史的小国圣马力诺共和国所处的蒂塔诺山上，我们在石壁上凿出了一个小山洞。这个地方是专供人们做沉思和祷告的，而且所有的人，不管其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如何，都可进入。它为沉思与心境平和提供了一个僻静所在，而深思与心境平和是数百年来我国的基本价值观，也是我国参与国际事务的首要目标。

然而，即便这个小岩洞也反照了本大会伟大、普遍信息的光芒；我亦从中获得灵感，全心全意地表示希望，在国际合作的支助下，在象现在这样的重大时刻，国际社会将能克服心灵敌对的障碍，为开放思想、会谈与对话提供场所，在那里我们各国人民特有的建

设性的宗旨能够汇聚在一起，为全人类建设一个和平的未来。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亚美尼亚外交部长瓦尔丹·奥斯卡尼扬先生阁下发言。

**奥斯卡尼扬先生（亚美尼亚）（以英语发言）：**亚美尼亚人民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地球上最繁忙的交通要道上常年成为各帝国之间的缓冲，我们是不同文明之间和内部对话的好处的活见证。我们参与这一国际交流的年代非常久远。今天，我们亚美尼亚人是最积极的对话倡导者，尤其是在我们的邻近地区。

我们的地理位置迫使我们设法与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建立桥梁。如果说我们今天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因为我们在同周围的社会进行交往和交流的同时成功地保持了我们的特征。

正是由于我们的经验，我们感到有力量迫使我们不断寻求以非传统的方式处理我们时代的总括性问题：在一个多元化社会中和平生活。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社会中，而且由于种族灭绝和流散，我们不得不在地球上几乎每个国家成家立业。最初是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幸存者在阿拉伯中东受到欢迎并高兴地融入社会。宗教差异并没有阻止融入社会。我们这些散居在外的人，越界生活着，既成了国际交往和对话的手段，也成了受益者。

于是，对宗教和语言差异无需变为敌意和排斥这一事实，我们是活生生的见证人。正是从最简单到最复杂形式的不容忍以及随后对个人的人类尊严的拒绝，造成了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分裂。为了在痛苦和毁灭的基础上构筑和平，显然只能在真正和普遍接受并实施个人和集体的基本和根本人权的情况下才能找到解决方法。

这些权利包括决定自己的命运、生活无安全和压迫之忧的权利。我们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兄弟姐妹的斗争正是如此：为争取最基本的人权——生活无忧的权利——进行的斗争。这不是针对任何人的宗教或文化的斗争。有人借助族裔和宗教团结来寻求支持以反

对他们的斗争，这种努力不符合这些兄弟姐妹的主张所具有的普遍性：他们主张，各地人民，不管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还是巴勒斯坦人或达尔富尔人民，都应当过上自由和有尊严的生活。

作为在压迫者手中经历过创痛和苦难的社会，我们必须传授并依靠容忍与合作带来的道义、道德、社会和政治惠益。我们绝不能助长相异和排斥的恐惧。仇外和种族主义的受害者，其沮丧情绪、怨愤和敌视，不应低估或不屑一顾。积聚的怨恨、日常的羞辱和绝望所涉的安全问题怎么说也不会言过其实。出于原则和开明的自身利益，我们都必须对这些感到关切。

我们的目标是这样一个国家和世界，那里的个人和群体权利得到尊重，每个街道和社区、每个城市和国家，以及每个区域和大陆都是那里所有人——居民和游客——的安全港。如同经济差别、语言和意识形态一样，用宗教来撕裂人民。但是，令人沮丧和使人入迷的矛盾是，信仰和人性也把人民联结在一起。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尊敬的孟加拉国外交顾问伊夫泰哈·艾哈迈德·乔杜里先生阁下发言。

**乔杜里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赞扬你指导大会事务并领导我们审议今天议题。我也要赞扬秘书长在这方面的热情，并祝贺他引人深思的开场白。我恭贺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倡议，孟加拉国对此表示毫无保留的支持。

当前的全球化时代提出了诸多挑战。与此同时，它为促进文化多样性提供了机会。过去十年，国家间和其他行为者间的交往大幅度增加。这些交往也扩大了合作范围、互补性和实现共同利益。它们增加了凝聚力和冲突的潜在可能。不幸的是，对“别人”的不信任、猜疑、偏见和误解依然挥之不去。对弱势群体、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移民、难民和移徙工人各种不容忍的新表现正在上升。

我们目睹极端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泛滥。数百万人成为宗教和种族信息收集活动或文化不容忍的受害者。某些团体进一步利用这种局面，以扩大不同宗教

与信仰之间的鸿沟。宗教和文化的不容忍与歧视是以一个宗教或文化比别人优越的错误概念为基础的。这种态度助长仇恨、不信任和排斥。它最终导致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差异和极化。

我们相信，通过灌输和平文化的适当教育，人民能够化解仇恨。教育也是增进更大谅解与和谐的根本。国家有责任消除仇恨和不容忍，并保护公民免遭歧视。设立机构、制定适当的法律和培养相互尊重，有助于建立一个宗教和族群和谐的社会。民间社会同政府一道，能够并实际上必须为此目的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媒体也能够为提高反对这种歧视和不容忍的认识作出重大贡献，并能够把人性超越一切这一事实放到引人注目的地位。

和平并非只是没有战争。也不仅是没有暴力和不安全。持久和平伴随，也必须伴随进步与发展，我们指的是消除贫困、法治、坚守民主原则和多元化、普及适当的教育、加强妇女权利，等等。

在这方面，孟加拉国认为国际合作是寻求全球和平、安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我们强调，这种国际合作必须建立在社会包容、平等和公平、人的尊严和正义的基础之上。因此，有必要促进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间的更好理解，也有必要传播所有人普遍尊重所有文化和宗教的信息。联合国可在这一崇高努力中发挥促进作用。

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是将文化、宗教、传统和习俗的多样性转变为团结力量。这种力量可遏制族裔、宗教和内部冲突的扩散，还可消除现有的不安全感 and 恐惧感。归根结底，这种力量可促进全球从战争文化向和平文化的过渡。事实上，孟加拉国每年都向大会递交一项关于和平文化的决议草案，并赢得会员国的压倒性支持。我们在本届会议期间还将这样做，并期待着得到同等程度的支持。

孟加拉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作为主要的部队派遣国对联合国维持和平的承诺仍坚定不移。随着维持和平行动任

务的不断增加，建设和平责任，包括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许多议题在内，现在也在冲突后局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认为，促进容忍和文化多样性可大幅度减少冲突和犯罪。我们还强调，将和平文化纳入建设和平委员会的业务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在我们的国家孟加拉国，不同信仰的信徒生活在平静的和谐之中，因为我们一直努力向人们灌输容忍和尊重多样性的意识。

世界上的伟大宗教和信仰都信奉和倡导同样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涉及人的生命、和平、正义和容忍的神圣。是这样的要求太严或目标过高，致使人类难以遵循吗？我认为不是这样。主席先生，你今天早些时候发言时曾引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伟大作家但丁·阿利吉耶里的话。另一位伟大诗人也说过，而且说得非常中肯，人类应该目标高远，否则，天堂还有什么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加纳部落和文化事务部长博阿福阁下发言。

**博阿福先生（加纳）（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出席本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参加关于不同宗教间和文化间理解的对话。从全球化角度考虑，每个国家都应彼此间的和平共处而努力。就能够创造和平的问题开展对话，其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现代的多元社会如要确保和平及维护其公民的福祉，就决不能接受文化和宗教上的单一性或文化和宗教上的激进主义。在这个技术时代，在这个各大陆之间的距离已变得无关紧要、许多国家的人口已具有多国和多族裔性质的时代，如果不使每个公民都能把他或她的价值观和原则同其他文化和宗教群体的价值观相融合，发展民主社会是不可能的。

某些价值观和原则具有普遍性，在建立人类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贯穿所有文明，无论是西方文明、欧洲文明、亚洲文明还是非洲文明，概无例外。这些价值观和原则蕴含的基本真理和行为标准构成了社会凝聚力和集体努力的基础。因此，任何对话都必须集中关注共同价值观的重要性，因为共同价值观赋予生

命以意义并为特性提供形式与实质。还必须促进尊重他人，承认和维护多样性。

在大多数受全球化的影响而正在发生重大社会和经济转变的情况下，不断促进和更新对道德原则和人权的认识至关重要。因此，我高兴地通知大会，1992年《加纳宪法》确认了人权这一关键问题，在其序言中对此作了表述。

不同文化间和宗教间的接触和交流可为各社会更好地理解其他社会及理解自身创造新的机会。因此，这种交往是社会进步和建设和平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特点及前提条件。本次关于不同宗教间和文化间理解与合作以促进和平的高级别对话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适当论坛，在全世界到处都存在着不同族裔间、文化间和宗教间冲突的这个时代尤其如此。希望本次对话将有助于面临此种挑战的国家找到持久解决办法，并深化它们在这方面的理解。

我国已表示对这一对话的支持，我再谈谈加纳的一些经历，是它们在我国不同的文化和宗教间创造了和平共处与和谐的意识。做到这一点所采用的方法就是通过促进尊重各种价值观，促进基于相互尊重的态度和政策，促进相互理解及不因族裔、信仰或其他文化特征而歧视。

我国的不同文化源于我们的部落制度，这种制度在建设和平及与政府建立伙伴关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便在我们社区内创造和平。我们的酋长们对每个人都怀有同情心，而无论其信仰、文化或出身如何。我们的传统价值观也有利于保持和保护环境，而环境有时涉及到一些创造冲突解决办法的问题。

在加纳，所有宗教机构都与政府合作，为我国人民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宣传机构，无论是政府的还是私人的，都允许不同信仰和文化的人不受阻碍地利用其设施。

尽管加纳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文化，但我国人民所作所为，总是多样化中见同一。因此，在不同文化

和宗教间的冲突方面，政府基本上没有难以处理的问题，它们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共同特征。文化和宗教融合的是如此之好，很难在它们之间确定分界限。例如，传统音乐、击鼓和舞蹈在我国的教堂中是常见现象，而它们大多属于西方传统。所有国家，特别是存在不同宗教间和文化间挑战的国家，应该向已在管理不同文化和地区的宗教方面取得成功的其他国家和宗教学习。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黎巴嫩文化部长兼外交和移民部长塔里克·米特里先生阁下发言。

**米特里先生（黎巴嫩）（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首先祝贺你担任新的、责任重大的工作。我还要对秘书长以及你的前任谢哈·哈亚·宾特·拉希德·阿勒哈利法表示感谢。我也要对菲律宾代表团和巴基斯坦代表团所作的一切努力表示感谢。

由于一再就这一议题提出倡议，也由于国家间关系中出现的困难，以及面对权力争夺中操纵宗教象征、情感和文化特征的政策，由于无知而产生的危险和恐惧，人们对这一议题的关心程度越来越大。由于他们的极端主义，此类政策迫使我们坚持我们的特性和个性并对他人，不管他们是远还是近，感到有敌意。

由于对宗教和种族暴力、恐怖主义、胁迫和为诽谤及羞辱他人而造谣等新旧现象的关注，国际社会关心对话的兴致又浓厚起来了。为增进谅解已做了各种努力，但此类努力不应是精英分子独有的天职，而应是全社会的工作。这一问题必须即刻解决，而不只在一长段时期里解决。

过去二十年来，在紧张和冲突的背景下，作过种种尝试，解决狂热主义和极端主义，并为冲突寻找和平解决方案。知识分子和各种宗教的追随者越来越多地要求对话，使我们不免质疑它所承诺的一切是否现实。因此，我们必须从两个角度促进此类举措：可信度和有效性。可信度不仅意味着良好的意图，也意味着能够认真起来，能获得最广大人民的尊重。显然，有效性并不意味着立即改变，而是意味着对思维框

架、感觉和态度的具体影响以及间接对各种关系和事态发展的具体影响。

我们也必须更加明确地界定对话的目标，以便突出其价值并就其规则达成一致。同文化和宗教一样，对话有许多含义。这就是为什么说它有助于众多无不协调、有时甚至背道而驰的努力。黎巴嫩一直在处理这一问题，因为我们将对话作为我们民族良知的一部分。我国要传达的信息是，尽管我们不是总能让黎巴嫩公民相信，对话可以加强公民权利、加强对多样性和共存的尊敬——这几点是我国《宪法》多次提到的，但我们非常重视对话。

在这个宗教和政治分裂和局势紧张的时代——不管背后是什么原因——由于生命的对话我们面临各种挑战。这些挑战，使我们很难试图保持我们的团结和多样性。确保在文化和政治领域的团结会威胁到我们丰富的多样性及我们从中受益的能力。有时我们害怕，多样性会危及我们的民族特性和忠诚；这种恐惧导致疏远。因此，我们必须总是选择对话提供的可能，而有的对抗局势有时就缺少对话。

对话不是不惜代价地寻求一致；它要求我们接受并欢迎不同的意见，要求我们把不同的意见放在合适的背景下，而不是将其最小化，或者加以夸大。对话消除了敌对或对抗，但它在不屈从于无穷尽谈判进程的情况下，提出一种途径来组织这些要素。谈判受到权力关系的限制，而对话则把当事各方放在平等的地位，帮助改变、有时甚至重组这种关系。特性是相互联系，是多样化的；当把人看成一个单一类型、模式和特性时，我们就关上了门，而对话则将这门重新开启。

在黎巴嫩和其他国家，出现一种观点，认为宗教和文化团体有共同的个性和独有的特点。一些个人将他们群体与其它群体相比较，对自己的群体会有一种理想化的印象。因此，他人的不同之处就被视为缺陷和瑕疵。团体的本质就在个人身上人性化了。同属一个宗教群体或民族的人若实施了应予谴责的行径，即使他们住的与这个群体很远，这也成了减轻其责任的

理由。这样一来，无论是真的或象征性的暴力就会蔓延。

远处的冲突可以影响邻国之间的关系。包括我自己国家在内的一些国家，正面临着这样的危险，这服务于外国干涉的政治目的，同时却违背了民族群体的共同利益。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对话是可信和有效的，它可以促进个人的自治，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动员的困难时期。对话使我们能放弃胁迫，为不同的观点另辟蹊径。对话使我们能熄灭各种冲突点燃的火。

联合国及其机构已启动了大会去年通过的各项举措和方案。我们正在设法让更多的人参与意见交流，并鼓励对话和谅解。但我们不能就此停滞不前。对话是一种语言、一种文化和交流的范例。它不仅限于知识分子或宗教权贵；对话涉及我们所有人，尤其是媒体和政治家。他们的言论、新闻报道和图像强调轰动效应和归纳总结，而不是提供说明和细节。

对许多人来说，特别是生活在多样化社会中的人，诚恳有效的对话依然可以替代无知冲突，不再用鲜血在宗教、文化和不同国家及区域之间划出边界。联合国了解这关系到什么：我们都在宗教、道德和文化价值观上继续面临挑战。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选择对话及对话文化，就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尊重。

最后我要指出，黎巴嫩与联合国的密切关系确保该组织不会遗忘我国，并将关注黎巴嫩捍卫自由、独立和稳定。这样黎巴嫩才能忠于其职责，作为各宗教和文化之间丰富、生动对话的见证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泰国外交部长尼特·披汶颂堪先生阁下发言。

**披汶颂堪先生（泰国）（以英语发言）：**62年前，我们的先辈，在为使后代免遭战祸这一共同愿望的感召下创建了联合国这一组织，他们本着共同的信念：人类有能力和平解决分歧。这种信念又基于以下信心：分歧，无论在思想、价值观、政治体系还是文化遗产上，都不是合作的障碍；没有必要害怕分歧，相反，应该欢迎它们，因为它们反映了人类、文明和历

史多样性。虽然国家之间存在差异，但是，成立我们的联合国，就是为了促进尊重各国间的这种多样性，促进各国相互间的合作，以期增进整个人类的福祉。

今天，本组织——事实上是这一代人——面临一种巨大挑战，一种由正在抬头的不容忍和极端主义文化、不尊重和暴力文化构成的挑战。在有些人看来，这种挑战不亚于不同文明间迫在眉睫的冲突。但无论叫它什么，这个现象与联合国所代表的一切恰恰相反，因为它挑战尊重人类多样性这一理念本身。我们就不能让这种挑战得逞。

这种正在抬头的不容忍和越来越缺少相互尊重的现象有很多原因，从有不公正之感感到误解或沟通不当，不一而足。很多时候，少数人宣扬这种不容忍和暴力，意在误导多数人，给他们带来伤害，或者给所有人带来伤害。在有些人看来，这意味着把问题描述成宗教冲突，而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冲突。确实，这正是有些人在我国泰国试图做的事，而他们已彻底失败。没有人信他们。

这种不容忍，不论其原因可能是什么，如果不加处理，将可能加深误解。这可能导致不信任，导致意见分歧，当然还可能导致争端。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出于这些乃至更多的理由，召开这次关于不同宗教间和文化间理解与合作以促进和平的高级别对话，既及时又必要。在此，我要赞扬菲律宾和巴基斯坦在帮助促成这次重要会议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因为现在正是时候。现在该是时候，让温和的大多数，让那些奉行容忍和尊重多样性的人，大胆发言和采取行动了。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什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我们怎样从崇高的思想迈向具体的行动？我们怎样在我们社会的内部和在各个社会之间切实可行地促进更加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和容忍？我们怎样在我们各国和全世界灌输和平文化？

我们自己一定要在我们国内和我们各自区域内迈出第一步。在泰国，我们的新宪法继续保护和促进宗教自由，由我国君主担任各种信仰的护卫者。地方宗教领袖组织开展信仰间对话，以处理同一社区不同信仰的人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例如环境退化问题。

在我们东南亚区域，我们有以穆斯林、基督徒和佛教徒为主的国家，大家共同努力，建设一个东南亚国家联盟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多样性被视为力量的源泉。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区域，将确定自己促进容忍和尊重多样性的最佳手段，以便深入到基层。这种东西不可以从外部强加，更不可能由联合国强加，但却可以鼓励，因为容忍和尊重多样性是普遍的价值观，有利于所有人而无害于任何人，唯有那些注定要失败的人，如极端主义分子，不在此列。

第二步是明确关键目标群体，以确定能够有助于加快支持和平与容忍文化势头的关键手段。在此，我认为，关键目标群体是青年，而关键手段则是教育：一种灌输容忍和尊重其他文化与信仰的教育，一种既促进自身文化自豪感又促进了解不同文化的课程设置，以及一种交流方案，使青年无论在本国还是在外国都能够接触不同文化和信仰的人。

我们已在本国尝试使用这些手段。正在设计一个关于泰国境内各种宗教的新课程，目的是在我们的多元社会促进容忍。正在执行交流计划，以使我们一种宗教的青年在属于另一种宗教的社区以及在其他国家生活。

第三步是协调和巩固我们在全球一级为促进尊重多样性和容忍所作的各种努力。在这方面，有许多重要的倡议，而且它们都有巨大附加价值。但我们总能力求避免努力的重叠。

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第 61/221 号决议——泰国是该决议的共同提案国——请秘书长确保在联合国框架内，对所有这些倡议采取有系统和组织方面的后续行动。秘书长在其 2007 年 9 月 25 日的报告

(A/62/337) 中采取了重要的第一步，编纂了在这些倡议下开展的活动，其中包括教科文组织的重要贡献。也许进一步的努力还将包括与联合国之外的类似倡议交流合作，包括与区域和区域间倡议交流合作。

如果让文化和文明的错误界线形成并深化，人类之间任何和平都不能持久。如果让信任和容忍笼罩在误解和仇恨的阴影之中，任何造福人类的进展都不能长久维持，因为宗教不容忍的威胁，文化间冲突的危险，不仅可能源自文明之间和国家之间，而且可能源自国家和社会内部。这种不容忍，这种冲突，不论是国家之间的还是国家内部的，都是不可接受的。

因此，我们这些拥有良好意愿的男女人士，应该确保和平文化与容忍文化占据上风，兴旺发达。我们这些联合国的会员国，应该确保培育和维持本组织的核心价值观——尊重多样性。因为只有通过各国之间的善意、各族人民之间的谅解和各会员国之间协调一致的行动——全部以相互尊重为基础——我们才可以确信，由不容忍和极端主义构成的挑战将被击退。

在这项重要任务中，失败我们是无法承受。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外交部长斯文·阿尔卡拉伊先生阁下发言。

**阿尔卡拉伊先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英语发言）：**今天，我非常荣幸能与诸位一起在此开会，我要借此机会由衷地感谢联合国大会主席及菲律宾和巴基斯坦两国政府召开这次会议，讨论这一重要议题。

要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和可持续的未来，要通过和解结束冲突，克服“与人对立”的心态，建设一个宽容、和平与真正繁荣世界，对话、尊重与共存，是三个关键词。从世界各地存在的各种文化和人民，从地球上存在的各种宗教与态度，到自然界千姿百态千变万化，我们离不开多样性。

多样性给我们生活带来真正的滋味，而且已经成为人们既向往又害怕的一个要素。承认人类同命运，

可以帮助我们克服“与人对立”的心态。团结一致和多样性必须成为我们的共同目标。

然而，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联合国为此提供了交流见解的最好平台，探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联合国通过它的各主要机构和许多倡议，为会员国提供指导方针与新的动力，鼓励各国在其行动和努力中促进宽容和谅解以及普遍尊重宗教与文化多样性。

不同文明、文化和宗教的对话，具有巨大的潜力，通过减少误解与不信任，通过为非暴力解决冲突奠定基础，在国际、国家和地方各级帮助预防冲突。它还具有巨大的潜力，通过鼓励人们分享经验、知识、信任和我们生活真正滋味——多样性——的一切美好言词和内涵，解决目前和将来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

需要在不同文化与宗教间开展对话，已经成为生活的现实。尊重与我们自己不一样和同我们的价值系统不一样的一切事物，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些事物和其他人对未来的憧憬，他们的核心价值以及他们生活的内涵。不能自以为自己的文明、文化、宗教和制度就绝对正确，普遍适用。只有接受这一观点，我们才能确信，已经为对话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和无暴力世界奠定了基础。

来自世界各地，有着各种不同的主义和宗教背景的人们，每天在一起工作、学习和生活。正是这种环境使宽容变得重要，使人们认识到多样性的价值。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就是这样的所在之一。我国地处东西南北交叉口，俨然就像一个小型世界。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都能找到。我们几乎就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一座桥梁。正是在这里，西方的理性和东方的感性相互交融，最终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成为一个如此美妙和充满活力的社会。

多个世纪来，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不仅毗邻相处，而且一起生活。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我们的文化、文学作品和建

筑中，处处都能发现无数这种共处的证据。在我国首都萨拉热窝，在一个方圆 200 米的地方内，就可以找到从 15 世纪以来就耸立在那里的犹太教堂、清真寺、天主教堂和东正教教堂，这些建筑几乎相互依傍，相互支撑，并没有因为其他教堂的存在而造成任何不便。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如此丰富绚丽的文化遗产及文化、宗教和人民的多样性，最终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就认识到差异，但是他们受到的教育是宽容与尊重朋友和邻居，这种教育代代相传。

重要的是要向世界各国儿童灌输同样的价值观。儿童代表未来，事实将证明，教育他们宽容、尊重和欣赏不同的文化和宗教，同教育他们认字写字和基本数学同样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以身作则，我们对儿童的教育将毫无结果。

虽然许多人宣扬宽容与尊重的原则，但不能只是说说而已。我们需要进一步努力，身体力行。在促进宗教间和文化间合作方面，世界各国的宗教团体和宗教领袖肩负着非常重大的责任。倘若基督教牧师、穆斯林教长和犹太教拉比能够相互交流，彼此合作，传递一条共同的信息，一条宽容、尊重和相互谅解的信息，宗教间对话作为文化间沟通的一个层面，即可充分发挥潜力。

通过阐明对一种信仰的打击便是对所有信仰的打击，宗教界有成为促进和平与宽容积极力量的巨大潜力。这种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协作与对话，是改善各国人民和国家之间关系与合作的关键手段。

今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充分地认识到，没有真正的和解、宽容、相互尊重和谅解，就没有繁荣的未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其经验和历史，能够为不同文化和宗教间对话作出充分的贡献。在国际一级，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为我国的宗教间理事会及其将来可发挥的巨大潜力而感到自豪。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已经实现了它的许多目标，但我们决心要实现全部目标。我们致力于在对话、谅解和接受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具有最崇高道德准则和值得称颂的社会。我们有勇气面对差异和多样性。我们开展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间合作，我们以合作促进和平。

讨论这些问题和交换意见是必要的，有其重要意义，但遗憾的是还不够。教育，要从儿童抓起，这是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生活和未来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们的最终挑战看来是培养教育新一代，使他们能够建立起一种接受和尊重多样性的新精神，能够做到接受而不是排斥，宽容而不是仇恨。

众所周知，指出我们中间存在的差异并不难。然而，我们所必须做到的是求同存异，认识到正是这些共同点把我们团结在一起。那样，谈到我们的差异，我们就会懂得，这些差异并不是我们生活的障碍，反而有值得称道的价值。我们不仅必须尊重差异，而且必须学会如何利用差异，如何相互学习，如何领悟是什么使我们各不相同。

时机已到，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宽容阶段。多样性不是我们不得不忍耐的现象，而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必须每天积极参与其中的事。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科特迪瓦文化和法语国家事务部长奥古斯丁·科莫埃先生阁下发言。

**科莫先生（科特迪瓦）（以法语发言）：**我感到很荣幸在大会发言讨论宗教与文化间理解及为和平而合作的问题。

这一主题对我国科特迪瓦非常重要。科特迪瓦是一个地处西非几内亚湾地区的民族国家，面积为 322 000 平方公里，是多达 60 个以上种族的组合体；这些种族可分成 4 个主要族群。我们有 1 600 万人口，但却接纳了四五百万外国人，接近人口的三分之一，在世界上几乎独一无二。

我国在语言方面的多样性也同样冒尖，算起来有 70 种左右，不过官方语言和学校使用的语言为法语。

谈到宗教，科特迪瓦向世界提供一种不同宗教结合和不同信仰和平共处的模式。在科特迪瓦没有多数宗教。三分之一以上的科特迪瓦人是穆斯林，22%为基督教徒，人口的 17%信仰传统宗教或秘密宗教；传统宗教对其他的宗教信仰有相当的影响。最后，还有 17%的科特迪瓦人选择其他宗教信仰。

迄今为止，这些不同的宗教共同相处并未导致任何重大冲突。每一公民都实践自己的信仰，同时严格遵守拜神自由及国家的世俗性质。另外，科特迪瓦的格言和国歌强调工作、纪律、统一和好客的美德。

宪法也是如此，特别强调尊重自由和必需以民主为基础的公民生活。怎么能不提及种族间的联盟呢？那是名副其实的社会凝固剂，是人民和种族群体之间的盟约。这些联盟若发生在家庭生活场景，就是善意谈笑的话题。所涉各族群之间的社会契约由这些协议加封定局。

因此，国家在重建，并正在逐步改变由过去的分裂带来的艰难局面，降低代价。我们丰富而多样的文化传统要求公民保持他们自己的传统和习俗，以便更好参与文化对话并伸张其科特迪瓦文化特征。

我们正在逐渐而坚定地摆脱军事和政治危机；这场危机重申了国家、区域和全球团结的重要性。西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部非洲经济和货币联盟以及联合国在我们整个社会危机期间帮助了科特迪瓦人，否则局面会不可收拾；他们的帮助对限制这场危机的有害后果起了大作用。瓦加杜古协定所反映的联合国态度以及最后的结果都表明，在注意有关当事各方基本需要的同时，需要帮助冲突的解决。

科特迪瓦危机，包括问题及其解决过程，是我们文化特征的同质性和不可压缩性的明显例子，也是在我们通过多边合作寻求和平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文化对话的明显例子。这就是为什么，科特迪瓦高兴地批准了各项应该给予世界适当防卫手段的公约和议定书；这些适当防卫手段是使和平与合作长久所必不可少的。

科特迪瓦还要各国人民相信，人类能力的文化包含的比传统多。文化产品由于其独特和经济方面的因素，表达各国人民的创造活力，而且促进民主意识和社会凝聚力。这就是为什么说有时以宗教名义使用暴力的人，真正背弃了这一要旨。我们需要摆脱这种由不信任到不宽容和暴力的螺旋式上升格局，从伦理层面恢复宗教。另外，如果文化和宗教不同的人克服不信任而代之以共有的人类价值观，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分享和接受共同的价值观。

科特迪瓦由不同的族群组成，每个族群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因此，一个公民的归属感以及其对文化身份的感觉，经常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熟悉自己和其他族群的文化特征。

因此我国政府的政策帮助人们熟悉他们所在社会的特点并在这样做过程中加强他们的归属感和文化特征。据此，文化部特别寻求促进文化的创造、传布和维护并且在整个国家境内促进对这种创造的利用，并思考社会为了更好的了解而应当考虑的各种问题。

这就是，作为科特迪瓦人存在、行动、讲话和思考的方式是如何形成一个整体、一个相对稳定而开放的系统，能够世代传承，同时在外来建树基础上有所改进的。

这种方法把作为文化成分特征的多元性和流动性纳入主流。除了必要的传统差异和文化间对话，文化概念这一基本因素为人类所固有。语言不同，而且符号化、概念化和理论化的方法各异。劳动和生产的形式也因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存在差别。最后，司法、道德和政治体制也各不相同。

这就是为什么说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种族问题。文化是基本的人类事实，是符号和想象力的共同作用。文化与语言和工作密切相关，但又无法真的简缩成那样。宗教生活和政治生活在人类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们所取的形式却不适宜用单一的定义。

因此，文化种类繁多。但文化多样性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异质性，或没有任何连接点或统一因素。统一可能是一种共同的特性——一种本质，一种条件或一种共享的行为守则——持续下来的结果。这也可能产生于有时盛衰无常、不断前进和适应的历史。各种文化最初各不相认，有时互相敌对。每一种文化都认为自己独特而优秀，但渐渐地这些文化交织在一起，并开始质疑自己的基础。

冲突的大规模分布状态表明紧张不只是存在于一种共同文化与其未来的种种解释之间。文化在某一社会的分布状态反映出体制和社会地位的等级制度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平等和贫困的扭曲形势。文化包括包容的种种机制，但也包括排斥的种种机制。这些不仅仅是自发的、不可控制的趋势带来的结果，而且也是行为，既与真正的和象征性的两种所有权冲突有关，有时也与控制战略有关。

没有有责任心的公民积极参与，和平是不可设想的。和平扎根于社会正义、尊重人权和执行国际法。这就是为什么说民间社会以促进和平的新利益攸关者身份出现，为解决、甚至预防冲突开启了至关重要的前景。

作为谋求霸权的一个实例，世界军费开支从 1996 至 2005 年期间增加了 34%，现在估计为 1 118 万亿美元，而此时却有 10 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在发展、民主化和裁军方面肯定有些事情可做。

另外，辩论的主题和会议的思维反映出了存在主义的问题。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必须有助于在各国在人民之间建设和平；否则，极端主义和不宽容将阻碍可持续发展。

发扬手足之情，在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之间建设桥梁，以实现真正和平，这是人类的使命。宽容、团结和友爱来源于尊重宗教和文化基础的文化。因此，我们可以用一位黑人先哲的话来说，科特迪瓦是一只受伤的手，但它欢迎全世界以及心怀善意的人，它寻求实现自由贸易和全球团结。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塞内加尔司法部长谢赫·蒂迪亚内·西阁下发言。

**西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热烈祝贺你提出举行关于不同宗教间和不同文化间理解与合作以促进和平的高级别对话这一极佳倡议。此时此刻，我们似乎疑虑重重，而冲突局势——特别是因缺乏理解和宗教不宽容而发生的冲突——正在增多并日益复杂。

举行本次辩论进一步证明，国际社会矢志努力加强各国人民、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不让末日预言者的努力得逞，并反驳那些相信文明冲突不可避免者的理论。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国家、区域和国际措施，为不同文化不同和宗教间富有成效的对话奠定基础。这体现在秘书长的报告(A/62/337)中。他在报告中报告了联合国系统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主要机构正在进行的努力。在这方面，我要欢迎教科文组织的有关倡议以及不同文明联盟的可嘉努力。我可以向大会保证，塞内加尔始终与所有努力团结人民、消除因缺乏理解而产生的障碍，并与不宽容现象作斗争的国家一道努力。

世界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到各种危机的困扰。造成这些危机的主要原因包括宗教差异、不宽容以及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极端态度等等。这些人以所谓的宗教或文化信仰为名实施可怕的暴行，而这些暴行的主要受害者常常是无辜妇女和儿童。这些行为因无知而得以继续并加剧，它们违背了所有宗教的教义，反映出对人的生命神圣性的藐视，并侵犯了这种神圣性。我们必须永远根除这一在过去几年中严重加剧的现象。

正因为此，本次会议才如此具有现实意义：它应使我们能够走上反思道路，这种反思的目的在于制止一切为了隐蔽目的而操纵宗教或文化特性的企图。我认为，开展公开、无条件对话的时机已到，这样我们才能消除障碍，克服陈词滥调和定型观念，使各国人民之间相互尊重、接受和理解。

这种对话的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矢志表明我们重视某些共同的普世价值观，如正义和公平，以及我们是否有决心消除对抗和不和。它还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和接受他人差异，而非文化蔑视的基础上。相互尊重是任何对话乃至一切人类共同努力的前提条件，因为正如前任秘书长科菲·安南所说，“我们能够热爱我们自己但却不仇恨他人”（A/56/PV.42, 第3页）。

我国很好地理解了科菲·安南的这些话。在塞内加尔，95%的穆斯林信徒与5%的基督教信徒在宽容和尊重他人的共同价值观基础上和平共处。这种宗教间共处在塞内加尔如此根深蒂固，异族通婚造成一家人中既有基督徒又有穆斯林信徒的现象并不罕见，而异族通婚已成为明显的社会现实。

然而，为了巩固并加强这一成就，我们不断促请人们参加宗教间会议，以消除偏见和缺乏了解现象。之所以取得这一成就，是因为塞内加尔人具有开放精神而且天生就喜欢对话。因为的确尽管我们体貌相近，但不容忍和极端主义却能够使我们彼此不同。正是为了分享这一宝贵成就并为之注入活力，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先生才呼吁举行伊斯兰教—基督教对话问题首脑会议。我要在此庄严重申这一呼吁。

不过，瓦德总统在上周大会本届会议一般性辩论期间发表的讲话书面稿中谈到，

“令人不能接受的是，10多亿穆斯林的感情仍然受到居心不善者的伤害。这些人借所谓无限言论自由之名行伤害之实。所有自由都受到责任的限制。”

言论自由、尊重人权和民主都需要道义权威，才能不仅得到巩固和加强，而且首先得到完善。这些原则依然脆弱，它们需要一个框架，既要防止检查制度又要防止偏离这些原则，因为两者常常给无辜民众造成悲剧性后果。因此，各国社会各部门都必须充分参与这一对话努力，以便达成可靠、可行的共识。

正如瓦德总统所言，国际社会必须不加拖延地进行合作，为后世后代找到和平共处之路。我们怎样才能使世界政治领导人、知识分子和宗教领袖肩负起责任，阻止极端分子利用宗教呢？的确，重要的是要明确而响亮地表示，这种极端主义源自对《圣经》的误解。人民对于和平与和谐的这种渴望是每个人的责任，但媒体具有主要作用：帮助我们加强了解，避免落入简单化批评和嘲讽的陷阱。要驱除不容忍的心魔，就要根除各国人民之间误解的根源，教育年轻人接受差异和尊重他人。

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比另一种文化更优越，任何文明都不能自以为是地教训他人。每个人都有权享有尊严，他或她的宗教信仰都应受到尊重。这个金科玉律必须成为不同宗教和文化间对话的基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尼加拉瓜总统外交顾问、前外交部长米格尔·德埃斯科托·布罗克曼牧师阁下发言。

**德埃斯科托·布罗克曼先生（尼加拉瓜）（以西班牙语发言）：**愿集爱、和平、非暴力、统一、和解与团结于一身的仁慈的上帝启迪我们的心灵，开放我们的心胸，使我们能够作为兄弟姐妹，作为同一个父亲的子女，一道采取有力步骤，创造一个世界急需的和平与非暴力文化。

尼加拉瓜对联合国正在讨论不同宗教间和文化间的对话、理解与合作促进和平的问题表示庆祝。我们祝贺菲律宾和巴基斯坦发起了这一重要举措。

尼加拉瓜强烈认为，世界上最紧迫的事情莫过于我们摆脱可怕的人类暴力成瘾现象，无论暴力是被用来剥夺他人财产，还是作为自卫手段。有一点十分明确，即世界最需要的是对抗战争、死亡和毁灭文化，或者对抗以轻微战争、先发制人战争或任何其他此类借口为幌子的恐怖主义的和平文化。联合国是专门为了结束战争周期而建立的，到上个世纪中期为止，这一周期已经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

遵守本组织《宪章》的各项原则是为了至少结束大规模战争。但如果我们从避免战争的效力这一角度来看待联合国，则我们不得不得出它根本无效的结论。我们发现，我们最强大的会员国也是战争瘾最大的国家，它们以战争作为推动其自身利益的工具。

国际政治对话未能阻止战争。战争的数量似乎每天都在增加，而且，在荒唐的先发制人战争理念下，可能会继续成倍增加。潜在的侵略者按照这种理念，借助水晶球来确定下一个侵略和占领目标。在安全理事会本身的常任理事国中，你会发现有些国家试图将安理会转变为批准或许可其战争计划的信息中心。

与此同时，我们的绝大多数会员国却只能袖手旁观，因为在政治对话一级，提请注意或者批评大国会被认为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即便是在它们实施最恶劣的违背《宪章》行为时。

因此，我们必须超出纯粹的政治对话范围，在最深的共同人性一级——换言之，在我们的宗教层面上进行会晤，因为宗教是对于人生价值观和人生意义最根深蒂固的信仰所在。我们强烈意识到，宗教间对话也不能免于经常使政治对话脱离正轨的傲慢态度和其他缺陷。因此，尼加拉瓜倾向于在缔造和平文化的背景下促进宗教间合作。

全球对话非常重要，但我们认为通过全球合作，我们将能更迅速地发现，将人类团结在一起的东西比据认为将我们分开的东西要多得多。没有例外或排斥的无条件的爱这一崇高原则，无疑是将所有宗教团结在一起的最重要的价值观。通过对我们价值观的共同发现、具体合作以及通过创造一个和平与非暴力文化，我们将能更好地推动宗教间以及受宗教影响的文化间的更大理解。

我们大部分人是通过宗教信仰和宗教教义发现博爱的。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父亲的子女。换言之，由于上帝是每一个人的父亲，因此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上帝创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作为天地万物的管理者生活在和平与和谐之中。但天

地万物并不属于我们，因为上帝是生命和世间一切事物的唯一主宰和主人。

依赖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祸害的战争，是对我们共同的父亲和创造者的意志的最大违背。所有通过文化、宗教或道德途径得出这一结论的人，都有责任大声呼吁建立一种和平与非暴力文化。我们还必须从我们的头脑中一劳永逸地剔除谴责大国依赖战争的做法在政治上是错误的这一想法。恰恰相反，如果不以应有的力度谴责依赖战争的理念，那么从道德和宗教角度看，这都是一种自杀行为，是无法接受的。

我们将从上帝的爱中吸取永远为和平与非暴力文化而战的力量。圣雄甘地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伟大榜样。有一次，甘地著名的传记作者路易斯·菲舍尔注意到甘地在墙上挂了一幅耶稣像，就问他，既然他不是基督徒，为什么要在墙上挂耶稣像。甘地回答说，他当然是基督徒，也是伊斯兰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和犹太教徒。上帝是同一个上帝，并通过我们不同的宗教教导我们：爱与和平必须成为上帝的子女——换言之，地球上所有男女——生命中的基本品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俄罗斯联邦俄罗斯东正教领袖、奥伦堡大主教瓦连京阁下发言。

**瓦连京大主教（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在当今世界，宗教和文化间的合作正变得极其重要，因为世界正面临加剧的种族间政治和社会矛盾，有人企图利用宗教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辩护，以及世俗社会关系制度也未能正确应对与精神事项有关的某些挑战。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得出结论认为，剥夺宗教在公共论坛宣扬教义的权利——使其仅成为个人生活中的事——的企图是徒劳的，也是对人类自由的侵犯。丧失宗教概念的那些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它们太支离破碎。显然，对消费主义的崇拜和狂热的利己主义使社会不稳定、四分五裂。生活若没有精神、垂直层面，人们的生活就不会因为有钱、物质、娱乐或技

术而变得更幸福。不忠于永恒道德原则，个人就无法维持或建立法律或自由的理想境界。我相信，传统道德正是属于不同文化和宗教的人们和平共处的坚实基础。

促使极端主义增长的因素之一，是大多数当代人对宗教一无所知。为此，我们必须对青年进行传统宗教精神方面的教育。最近，这种想法得到了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先生的支持。我认为，只要人们有这种愿望，他们就有权在正规公立学校中深入了解其宗教传统，并基本了解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人们的各种观点和信念。

长期以来，俄罗斯宗教间关系的模式都是以尊重传统社区的信仰、生活方式和习俗及尊重在其中建立家庭和社会实体的若干原则为基础的。我国居民有着不同的信仰；但我们始终承认，人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原则在个人和公共生活中生活和行事。正是这种模式为国内和平和加强稳定创造了各种条件。结果，俄罗斯从未爆发过宗教战争。今天，俄罗斯传统宗教界、即东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佛教，继续着其几百年之久的宗教间对话。

俄罗斯宗教间理事会成立于1998年，按照宗教教义和道德规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行事。从很大程度上讲，各宗教都是如此。我们相信，在2006年7月于莫斯科举行的宗教领袖世界首脑会议上，我们的对话模式是正确的。来自49个国家的权威宗教领袖都支持我们关于人类自由与道德责任间联系的概念。

联合国的普遍性使得考虑世界各种文化和宗教的精神传统和多样性至关重要。近年来，在本世界组织范围内采取的各种举措都反映出了对这一因素的关注，其中包括不同文明间联盟、不同信仰间合作促进和平三方论坛、不同信仰间对话及合作促进和平问题部长级会议和其他一些举措。每项举措都具有重大意义。宗教领袖世界首脑会议一致支持宗教界与联合国开展更系统的对话。

因此，我想，现在编制首脑会议讨论成果，并考虑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建立一个特殊论坛，一个类似于宗教协商理事会的机构，以便世界几大主要信仰的代表交流意见是明智的。我们希望该理事会的活动不仅有助于增强宗教间和平的基础，也有助于丰富世界社会详细制定和通过决定的进程。可以把这种想法作为本届会议和今后各届会议全面讨论的主题。我感到高兴的是，高级别对话为讨论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提供了良机。

我感谢大会主席、第 A/61/269 号决议提案国以及今天本论坛组织者执行该对话倡议，这是首次在本世界组织的殿堂里执行此类倡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阿塞拜疆与宗教组织关系国务委员会主席 Hidayat Orujov 先生阁下发言。

**Orujov 先生（阿塞拜疆）（以俄语发言）：**首先，我要履行赋予我的光荣责任，向大会转达阿塞拜疆人民的真诚问候和良好祝愿以及我国元首伊利哈姆·阿利耶夫总统的个人祝愿。我希望，本次会议能为扩大有利于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各种宗教界和文化间合作做出重大贡献。

现阶段全球化拉近了各国人民之间的距离，但也暴露出了更多源于特殊信仰心态和表现的特性。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宗教意识较强的时代，有时，它会以各种夸张的形式呈现出来。有时，会有人恶意地利用这种宗教意识来激化冲突。为此，建立和普及容忍至关重要。

我要骄傲地说，容忍作为文明世界确立的主要民主价值观之一，是我国人民的特征。他们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可以成为其他国家人民的榜样。

从历史上讲，阿塞拜疆曾是各种信仰和文明的汇合点。今天，阿塞拜疆正在成功地履行这一职能。除伊斯兰教外，其他信仰历史上也一直存在于阿塞拜疆，其中包括基督教和犹太教。基本上，自远古以来，阿塞拜疆就成为受宗教歧视的人们的第二故乡。人们

满怀希望地汇集在阿塞拜疆，其中不但有受到迫害的各种宗教的信徒，也有伊斯兰教各种教派的信徒。也许这正是阿塞拜疆人口在民族和宗教方面如此多种多样的原因。

幸运的是，在各种信仰和宗教趋势贯穿整个历史的阿塞拜疆，不同社区之间建立了并且普遍存在着容忍关系。在民族、种族和宗教方面，也从未发生明显的仇外事件。在阿塞拜疆领土扎根的各种群体并不觉得自己是外来者，而是以此为家。

例如，犹太人在阿塞拜疆出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 2 500 年前。在这一段悠久的历史时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受到阿塞拜疆人民的任何歧视。

历史上，基督教在阿塞拜疆是主要宗教之一。今天，我国人民认为基督教与自己的过去联系在一起，并且是其光荣历史的一部分。我感到高兴的是，阿塞拜疆是少数几个国家之一，而在这些国家，清真寺、教堂和犹太教会堂和平地并肩共存，并且在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之间没有任何不和现象。

但是我们要怀着某种痛苦的心情告诉大家这样一个事实：阿塞拜疆领土仍然处在亚美尼亚的占领下，他们滥用我国人民传统的容忍精神，在国家一级实施族裔清洗和灭绝种族政策。上个世纪，逾 100 万阿塞拜疆人生活在亚美尼亚；如今，那里已经没有一个阿塞拜疆人。生活在阿塞拜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阿塞拜疆人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毗邻地区现在也被亚美尼亚共和国武装部队所占领。

因此，我们难以相信今天在大会堂所听到的阿塞拜疆外交部长所作的关于容忍问题的发言。想必大会一定同意我的看法。这一侵略行径的受害者包括我们的历史和宗教纪念碑；其他信仰的圣地也成为牺牲品。这一切都是在全世界人民的眼前发生的。在我国被占领的土地上，他们将我们的宗教纪念碑夷为平地。我们已经多次求助于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要求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这一问题的四项决议，无条件解放亚美尼亚占领的领土。

100 多万阿塞拜疆公民沦为难民，并且被迫流离失所。他们必须返回其祖先的家园。然而，占领国亚美尼亚仍不愿放弃其领土野心。

参加本次论坛的各位代表，我请求你们，并通过你们请求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帮助，我呼吁你们给予合作，以恢复我国 100 万同胞被践踏的权利，他们生活在占领者所带来不幸中。我吁请你们聆听阿塞拜疆的声音，我们几百年来一直恪守所有伟大宗教固有的睦邻友好、博爱以及容忍等崇高原则。

我希望，阿塞拜疆国家和人民在这方面将得到适当的和应有的考虑，并且我国的经验将对其他国家和人民有助益。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澳大利亚的洛德·坎普参议员发言。

**坎普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宗教和信仰自由的权利是任何和谐社会的一项基本权利和要素。这一权利体现在《世界人权宣言》中。《宣言》载明人人享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

不幸的是，在世界许多地区，许多人并未享有这些自由。他们不能自由参加礼拜，而且受到歧视。宗教不容忍和极端主义继续威胁着全球安全、和平与稳定。因此，捍卫宗教自由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为了建设和维护自由社会，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允许不同的思想和信仰共存与盛行，因为容忍和尊重多元文化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必不可少的价值观。

澳大利亚是一个具有文化和语言多样性的社会，人们使用 300 种语言，信仰各种各样的宗教。澳大利亚政府促进在各种文化和宗教背景的澳大利亚人之间相互接受与尊重。

在这一背景下，澳大利亚数年来实施了“和谐地生活”方案，让来自不同背景的澳大利亚人走到一起，建立归宿感、相互尊重与理解。根据这一方案资助了 50 多个促进信仰间对话项目。

2006 年，澳大利着手执行一项旨在加强社会凝聚力、和谐与安全的全国行动计划。澳大利亚政府为该计划 4 年拨款 3.5 千万澳元。根据该计划采取的措施包括建立一个伊斯兰研究中心、通过学派间合作促进不同信仰间谅解、就业和社区间的参与项目、危机管理培训和专家培训资料等。

澳大利亚大力支持宗教和信仰自由，决心促进和培育本地区各种宗教团体间的谅解与和谐。我们区域努力的目标在于消弭文化和宗教上的分歧，打击极端主义的扩散。

通过参与区域宗教间对话——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新西兰和菲律宾共同发起的进程——我们建立了不同信仰间的合作。首届区域宗教间对话于 2004 年在日惹举行，由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联合担任会议主席。2007 年 5 月新西兰担任了在威坦哲召开的第三届区域宗教间对话的东道国。这些对话的参与者来自本地区各大主要信仰团体、东南亚国家联盟的 10 个国家、东帝汶、斐济、新西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2007 年的对话就《威坦哲宣言》和《行动计划》达成了一致。该《行动计划》列举了代表们提出的建议，以便未来就不同宗教间问题尤其是在建立伙伴关系、教育和媒体领域进行区域性接触。

不同宗教间对话是一个与我们本地区及区域以外各信仰和民间社会团体共同努力，促进和平、容忍和谅解的重要论坛。尽管政府在为对话提供便利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促进社区间和社区内容忍和谅解的责任必须由各社区自己，特别是社区领袖来承担。宗教和社区领袖在拒不给予极端主义分子任何宗教或道义上的合法性，以及建立社区间信任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另外一方面，2007 年 12 月澳大利亚将与欧洲联盟在澳大利亚联合主办一个青年宗教间论坛。该活动将侧重于促进东南亚、澳大利亚和欧洲各宗教社区的年轻领袖间的谅解，鼓励他们建立个人联系。为支持不同宗教间对话的进程，澳大利亚还将主办 2009 年

世界宗教议会，这是世界上最大型的多信仰活动，通常每五年在世界不同城市举办一次。

在这一问题上，澳大利亚将继续与人权理事会进行建设性接触，鼓励在这一重要论坛上促进全球范围内的宗教容忍。人权理事会需要在确保促进和保护宗教或信仰自由权利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包括监测《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各项规定的国际遵守情况。

澳大利亚对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倡议支持促进跨文化和跨信仰谅解的项目表示欢迎。澳大利亚认为，该联盟各项切合实际的倡议与本区域开展的不同宗教间活动相辅相成。

我们国际社会应继续建设不同宗教间和国际伙伴关系，以实现确保宗教自由在所有国家得到尊重的目标。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葡萄牙外交与合作国务秘书若昂·戈麦斯·克拉维纽先生阁下代表欧洲联盟发言。

**戈麦斯·克拉维纽先生（葡萄牙）（以英语发言）：**葡萄牙是欧洲联盟轮值主席国，我荣幸地代表欧盟发言。我们欢迎本次关于不同宗教间和文化间理解与合作以促进和平的高级别对话，包括将于今天下午举行的与民间社会代表的交互式听证会。我们认为，欧洲与世界其它地区一道，在促进不同宗教间和不同文化间谅解方面可发挥关键作用。

在国际关系历史上，不同价值观系统的和平共处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挑战。几个世纪以来，尝试了许多不同的避免冲突的办法。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国家之间通过对话、谅解和容忍来共享和平与繁荣。

相互谅解并不是要将某人的价值观、文化或信仰强加于他人。相互谅解是要在认识到在一个日益全球化和脆弱的世界上，我们面临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挑战的基础上，尊重不同价值观和信仰。它意味着保护和促进被一再确认为具有普遍性的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它包含言论自由和宗教或信仰

自由；它要求以开放的心态、诚心实意地理解各种文化、宗教和信仰的多元性。

除这些态度和不同文化间的能力外，我们必须侧重于具体合作和共同行动。欧洲社会多元化以及应付多元化的法律、政治和社会条件，一直是繁荣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我们必须根据对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是我们的共同基础这一坚定信念，增进相互谅解。

我们只有确保在各级将男子和妇女的经验和专门知识有效地融入我们的不同文化间和不同宗教间对话以及预防冲突的各项社会和政治举措之中，对话才会取得成功。只有使我们的年轻一代能够积极主动地应对我们这个多元化、脆弱的世界面临的挑战，对话才会结出硕果。

欧洲联盟是建立在自由、民主、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法治这些原则基础之上的。这些原则对于所有会员国都是共同的，欧盟已准备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其作用。在来自各种社会、文化和宗教背景的欧洲人之间达成共同谅解和对核心价值观的接受，对于和平共处和社会凝聚力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欧盟在其所有政策中运用它的核心价值观和原则，并在欧洲及其以外地区推广它们。

欧洲联盟的一体化和非歧视政策以下列原则为指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禁止基于任何原因的歧视和打击种族主义；尊重文化、语言和宗教多样性；以及男女平等。

欧盟在所有欧洲社会和其它地区，包括通过媒体，推广宗教和信仰自由。欧盟向大会提出并已于去年一致通过的关于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的决议，只是我们致力于保障这一基本自由的一个例子。

欧洲文化有史以来一直受到外来影响的充实，而欧洲的文化和观念也对世界上许多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来自不同社会、文化和宗教背景的欧洲人为欧洲今天的多样性和繁荣做出了贡献。欧洲今天的形象

是多重的；它反映着来自多方面和多元化的影响，包括移民和全球化的影响。欧洲面临着继续开展和加强与其各社区、少数民族和众多的宗教社区进行对话的挑战，其中包括与欧洲自身的穆斯林进行非常积极的接触。欧洲联盟认为，它的政治和法律框架对于确保社会安宁与凝聚力，在各方面遏制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至关重要。

宗教自由、非歧视以及特别是承认各种宗教群体是一切成功对话的关键先决条件。

欧洲联盟的政策和行动强烈反映了文明间谅解的重要性。欧盟既在欧洲内部，又与国际伙伴一起积极促进文化间与宗教间的谅解。我愿举一些欧洲联盟大力支持的倡议的例子，它们旨在促进更和平与更有凝聚力的社会。

欧洲地中海巴塞罗那进程为欧洲联盟与其地中海合作伙伴之间的对话提供了框架。这一进程建立了安娜林德欧洲——地中海文化间对话基金会。基金会的主要目标是使地中海两岸人民与组织的关系更加密切并且帮助弥合他们之间的鸿沟。对人力资源开发给予了特别重视，而且青年人是主要目标群体。另外一个优先事项是通过加深不同民间社会成员之间的交流来促进人们之间的宽容。该基金会促进 35 个国家网络的协调工作，在媒体、教育、妇女以及青年领域均有项目。

拥有 43 个亚洲和欧洲成员国的亚欧会议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不同信仰间与不同文化间对话来促进亚洲与欧洲之间的联系。各次亚欧会议不同信仰间对话帮助建立了亚洲人与欧洲人之间在不同信仰间和不同宗教间关系方面的相互谅解。今年 6 月在中国南京举行了第三次亚欧会议不同信仰间对话。这次对话与前两次会议——分别于 2005 年在印度尼西亚巴厘、2006 年在塞浦路斯拉纳卡举行——共同使不同信仰间对话的关系面向和平、公正、同情与宽容。对话结束时发表的《南京声明》反映了不同信仰间对话在全球化、和平、社会凝聚力与发展、以及文化与教

育合作中的作用。第四次对话定于 2008 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

此外，亚欧会议伙伴关系还在促进文化、教育、知识界以及民间交流、扩大和促进研究、建立网络以及促进文化多样性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欧洲大力支持不同文明联盟倡议。该倡议于 2005 年由西班牙政府总统提出，并且得到土耳其总理的共同支持。2007 年 4 月，秘书长任命葡萄牙前总理若热·桑帕约为其不同文化联盟高级代表。在秘书长的支持下，联盟旨在鼓励不同社会进行集体努力来打击恐怖主义、克服主要是西方世界与穆斯林世界之间的文化与社会障碍、并减少宗教与文化价值观不同的社会之间的紧张和两极分化。

我们认为，为了最有效地推动对话与宽容的议程，应该在现有机构框架内，以协调、一致及相辅相成的方式来执行文明联盟以及联合国其它旨在促进对话与相互谅解的倡议。欧盟把文明联盟视为该领域的最重要倡议，而且我们愿把它视为未来协调更多倡议的中心。通过更好地协调倡议，而不是使其激增，我们将有更好的机会发挥作用。

再谈谈欧洲，欧洲委员会关于文化间对话白皮书可望于 2007 年 11 月获得通过。在全部内容都是关于文化间对话作用的委员会网站上，委员会表示坚信：“文化间对话这一最古老和最基本的民主对话方式，是消除排斥与暴力的办法。其目标是使我们能够在—一个多文化世界中建设性地和平共处，并且建立起一种社区感与归属感。”

最后，欧洲联盟委员会于 2005 年 10 月建议，宣布 2008 年为“欧洲文化之间对话年”。经费预算为 1 000 万欧元。“欧洲文化之间对话年”将提出一系列将在欧盟各项计划与共同体其它活动的框架内予以实施的、丰富的具体项目。“文化之间对话年”将鼓励在欧洲、国家及地方各级动员民间社会与行为者。活动的重点将是文化、教育、青年、体育及公民身份。

最后，也许“文明间或者文化间对话”这个词会被理解为认可这样一种想法，即人类被各种自成一体而且截然不同的文明分离开来，但是这种想法一点都不准确。在现实中，各种文化常常并非泾渭分明。不同文化跨越时间与空间，彼此深远地影响。多数文明都有和平共处的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欧洲联盟致力于促进对话与理解，并且致力于努力促进对不同宗教、文化以及信仰的普遍欣赏。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国务院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副国务卿卡伦·休斯女士阁下发言。

**休斯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很荣幸来到这里。我感谢大会主席斯尔詹·克里姆先生召开此次关于宗教间与文化间谅解的对话，感谢巴基斯坦与菲律宾外长提议进行对话。

一个崇高的框架——布什总统上周在这里提到的《世界人权宣言》——是我们工作的指南。宣言认可“人人享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以及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这些信仰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这份历史性《宣言》表明，宗教自由的权利是普遍的、属于人类的，适用于所有人、所有地方。

不幸的是，今天，在太多的地方，人们仍然因为他们的信仰而遭到迫害，或者得不到从事宗教活动的权利。然而，我们的《世界宣言》和我国对信仰自由的保障向我们所有人提出挑战，要求遵守我们自己的崇高原则——允许人们自由从事宗教活动、尊重不同的信仰、即使在我们有不同意见时仍力求理解以及大声疾呼反对那些以言词或行动践踏宗教宽容的人。

我的公共外交职责是本着友好的精神去接触世界其它地方和其他人民，并且去尊重和倾听他人的关切与兴趣。而且，布什总统要求我把鼓励不同信仰间对话作为我工作的一部分。信仰是许多人生活的基础。世界各国领导人如果忽视信仰的力量，或者将关于信仰的讨论让给极端主义者，这将是不明智的。

当我周游世界时，常常有幸遇到一些人，他们的信仰召唤他们做善事。我遇到过一些美籍穆斯林医生，他们去巴基斯坦帮助照料那里的地震受害者；我遇到过天主教修女，她们在中美洲帮助由于泥石流而无家可归的家庭；我还遇到过来自许多国家的志愿者，他们心地善良，在非洲帮助防治艾滋病与疟疾，在阿富汗修建学校。我有亲身体验，知道各种信仰和文化中都有善良的人。

我国以政教分离而闻名。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既不能将宗教加强于人，也不能限制人们信教。然而，我担心，世界其它地方有人有时把宗教自由误解为不信教自由。这大错特错。在美国，许多有不同信仰的人与那些没有信仰的人共同生活，并且努力尊重彼此的观点。我们不完美，而且宗教与种族一样，有时是分裂的根源。但是，尊重彼此的多样性是我们的目标，而且在“911”事件之后，许多美国的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及穆斯林建立联系，以努力更好地相互理解。

我发现，不同信仰的人有许多共同之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的最神圣的诫律是爱上帝和爱我的邻居。我的穆斯林和犹太教朋友告诉我，这对他们而言也是真理。尽管存在神学差异，但我相信，归根结底，每一种信仰和文化的绝大多数人希望他们自己与家人得到类似的东西——教育与保健、安全的邻里、一份好工作——而且大多数人希望我们的生命能起作用，并且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好一点。这些并不是任何国家或民族独有的梦想，而是人类的共同梦想。尽管存在语言、文化或肤色的差异，但有比这多得多的东西把我们人类团结在一起，而不是把我们分隔开。

然而，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仇恨的言词和恐怖的行为煽动起误解和怀疑。正如马来西亚和巴勒斯坦领土领导人在今年向大会发表的讲话中所说的，我们绝不能让那些通过利用暴力来达到其政治目的以歪曲宗教的人独霸这场辩论。

在我代表我的国家穿梭于世界各地，倾听其它国家人民的声音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两大错误观念。首先，在很多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人们担心反恐

战争是针对他们的。我要向全世界我们的朋友们保证，事实并非如此。大多数美国人承认，恐怖分子不代表主流思潮，不代表任何信仰，而是用他们野蛮的行径歪曲各种宗教信仰。很多美国本国公民的根子在阿拉伯世界。其他人来自于几乎所有不同的文化和信仰传统。伊斯兰是西方的一部分，是美国的一部分，数百万美国穆斯林在我国自由地生活、工作和礼拜。

第二个主要错误观念来自于我的美国同胞。我听到有人抱怨说，穆斯林不发声疾呼反对恐怖主义暴力。然而这也不是事实。很多有建设性的声音发出了强烈呼吁。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谴责自杀性爆炸与伊斯兰教义背道而驰，并指出恐怖分子招募儿童是对他们的欺骗。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大声疾呼，反对恐怖主义行径。伊拉克和阿尔尼利亚公民谴责恐怖主义分子是杀人凶手。谢赫-萨勒曼-阿奥达，一位 Sahwa 改革运动领导人在发出的一封公开信中谴责乌萨马·本·拉丹谋害无辜。她写道：“这一保卫圣洁的生命哪怕是飞鸟和动物生命的宗教是绝不会容许杀害无辜的，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或动机。”正如谢赫的公开信所建议的，时机已经成熟，持各种信仰的善良的人们必须联合起来，明确表示为杀人而自杀是错误的，是一件耻辱而非光荣的事。

世界上有许多正当的冤情，但是没有任何冤情能够为针对和杀害无辜的行为辩护。这种行为在文明世界中没有容身之地。我们都要发挥作用，美国愿意成为鼓励对话的伙伴。通过网站和通讯手段，我们力求突出那些反对恐怖暴力、提倡加深不同信仰间理解的众多呼声。我们鼓励不同信仰间对话以及不同文化间交流。

通过一个题为公民对话的新方案，我们把美国籍穆斯林送往世界各地，让他们与穆斯林社区的基层民众进行接触。我们把国际神职人员请到这里，并把美国神职人员送到海外。我们主办了青年暑期项目，教他们尊重多样性。我们派出音乐家传播容忍，并展示差异将丰富而非分离我们。

我们正在大幅度扩大我们的双向教育和交流项目，让国际访问学者来到我国，并把美国学者送到海外。我认为，没有比在彼此的国家访问、学习和工作更好的办法来建立尊重和谅解。我们将这些重要项目的参与人数从几年前的仅 2.7 万人增加到今天的 4 万多人，我们希望将其继续增至超过 5 万人。

我们也在鼓励更多的美国人到海外旅行和学习，亲身体验世界丰富的文化和宗教贡献，增进对世界上其它国家的了解。我们启动了一项新的语言举措，鼓励美国年轻人学习阿拉伯语、中文、印地语和其它重要的世界语言。

今天的会议提醒我们，我们都是一个日益相互关联的世界的一部分，这个世界呼吁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我们的文化或信仰族群——为和平、生命与希望而奋斗。每一种信仰和文化都有责任向所有人确认它是尊重其它信仰和文化的。在我们彼此倾听、互相学习的时候，我们正为子孙后代建设一个更安全、更彼此尊重的世界。

今年，世界将庆祝伟大的伊斯兰神秘主义诗人鲁米诞辰 800 周年，他曾写道：“当有人问道可做什么时，点燃他们手中的蜡烛吧。”通过对话，我们正在点燃这些蜡烛，我希望这一束烛光将照亮全世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白俄罗斯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维克塔尔·盖谢纳克先生阁下发言。

**盖谢纳克先生（白俄罗斯）（以俄语发言）：**今天，宗教不容忍、仇外心理和文化间对立为我们世界和平与稳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因此，在相互理解、平等、彼此尊重和容忍的基础上开展不同文化间和宗教间的对话，是我们当今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白俄罗斯共和国已反复重申，它致力于加强此类对话以促进和平。卢卡申科总统在 2005 年全球首脑会议（见 A/60/PV.5）上提出的承认各国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为一种人类文明价值观的倡议就是明证。

尊重各国独特的国情以及各国人民在国际对话基础上走他们自己道路的权利，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

全的一个基本条件。不同文化间和宗教间的对话必须在各级包括国家、地区和全球一级进行。白俄罗斯共和国及其政府正在做出必要努力支持国家一级的此种对话。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多族裔、多宗教的国家。白俄罗斯有 140 多个民族和 3 千多个反映 25 种不同宗教信仰的组织在白俄罗斯活动。

我国十分关注确保我国公民享有良心和宗教自由这一共和国司法所载的权利，并把它落实在日常生活中。旨在与各宗教发展合作的政府方案已获通过，并正在顺利执行之中，与各族裔群体和我们的海外同胞之间的合作也是如此。

在国际一级，白俄罗斯也正采取具体步骤，包括在联合国框架内支持不同宗教间和文化间的理解。我国是加入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的首批国家之一。白俄罗斯共和国历来就是大会通过的旨在促进不同文明和文化间对话的所有决议草案的提案国。

2007 年 6 月，我国参与了不同信仰间合作以促进和平会议以及不同信仰间对话与合作以促进和平的部长级会议。我们参与这些举措的目的是，支持为扩大不同宗教间和文化间理解与对话以促进和平而采取的切实步骤。

为此，我们欢迎在秘书处设立负责不同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与合作的专门协调人。此外，我们认为，更好地利用秘书处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机制包括联合国电台以及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各基金和方案机构的资源，以促进不同信仰间的理解与合作，将是十分有益的。我们也欢迎为落实联合国框架内各项国际举措而采取的卓有成效的步骤，特别是任命一位不同文明联盟的高级代表，这些举措旨在丰富彼此的文化，在实施《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方面取得进展。

在我们正在讨论的项目这方面，今年 9 月发生了一件真正不同寻常的国际盛事：在德黑兰举行了不结盟国家部长会议。文化多样性和人权议题第一次在不结盟运动范围内得到了探讨。这是不结盟运动发展的

自然结果，不结盟运动不赞同对抗，而支持各国在不畏惧这个世界上的强权国家情况下选择其自身逐步发展道路以造福其人民的权利。不结盟运动重视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与合作，因为这是在各个层面上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相互理解的关键。

我们认为，作为该会议成果文件通过的《关于人权和文化多样性的德黑兰宣言和行动纲领》与建立不结盟运动人权和文化多样性中心的决定不仅对不结盟运动，而且也对整个国际社会具有高度重要性。《宣言》特别呼吁国际社会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球化与合作的好处，从而促进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和尊重。它强调，只有通过广泛和持续的努力，我们才能在我们的共同人性及其各种多样性的基础上，构建我们的共同未来。《宣言》指出了这种努力的优先领域，特别是教育、大众媒体、文化与学术活动和在联合国与其它国际组织内部的合作、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不结盟运动各国外交部长也一致认为，联盟活动各主要领域的方案必须考虑与尊重人权和文化多样性相关的问题。

我向大会保证，白俄罗斯共和国将继续积极参加协同的国际努力，以便实现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间的充分相互理解，从而造福世界和平与进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捷克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海伦娜·班巴索娃女士阁下发言。

**班巴索娃女士（捷克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捷克共和国同意此前葡萄牙代表以欧洲联盟名义作的发言。

几百年来，地处欧洲中心的捷克共和国土地上的居民目睹了许多宗教不宽容时期与不尊重文化多样性和观念多样性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许多人为了坚持他们的信仰和观点不得不流亡海外。我们感到自豪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带去了他们和平合作与文化宽容的理想。在这些人中，扬·阿莫斯·夸美纽斯和他的许多摩拉维亚兄弟不得离开祖国，寻找更加有包容性的地方。

当捷克斯洛伐克国在 1918 年看到曙光时，广泛的宗教自由与信仰和良心自由得到了宪法的保障。这为进行不同宗教间对话以及在民间社会基础上开展宗教与民主国家的平等合作铺平了道路。在共产主义倒台之后，我们的社会再次向外部世界开放，而且我们开始汲取新的教训，即接受文化和宗教差异，把它们作为一种价值而非一个威胁。

将近 60 年前，《世界人权宣言》激励了各个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之后，在对那些惨痛经历仍然记忆犹新时，各国展示了不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的坚定决心。《宣言》篇幅不长，也不复杂，其精神和文字反映了和平的最好要素：宽容、尊重多样性以及保护和促进人权与基本自由。实际上，在 60 年后的今天，也没有比这更好的解决办法：使用这三种途径是最好的方式，可借此减少紧张、澄清误解并且认识到，是人性价值观把我们在各种差异中统一起来，而这些差异丰富了我们的共存。

要想有宽容的言行，要想去理解他人的差异，我们就必须了解自己，而且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差异。为此，我们需要对话。没有超越宗教和文化界限的真诚和开放对话，就会有偏见存在。只有对话能促进相互理解，相互理解可以预防暴力并在维持和平与预防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正如《教科文组织宪章》表明的那样：“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为了引领一次真诚的对话，一个人必须对此抱着开放的心态并且倾听他人的想法。为了创造条件，以促成一种能反映一个社会中不同观点的自由、自发和富有成果的对话，我们必须确保言论自由、多元化以及民间社会和公众的自由参与。

我们需要了解各种文化和宗教。事实上，我们需要学习引领对话的艺术。促进宽容的教育不应该局限于学校教育。我们在作出努力时，我们应该包括社会各界，而不仅仅是青年，虽然不能低估他们在跨越传统界限和愿意接受差异价值方面的作用。我们必须进一步包括记者、教师和每一名公众。

在支持对话、合作、宽容及教育方面，联合国已经而且必须继续发挥关键和促进性作用。在联合国争取和平未来的斗争中，宽容是其所依赖的关键原则之一。我们在我们的全球化世界中越紧密，我们理解与能够进行不同文化间和宗教间的对话就越加重要。

因此，我们高兴地参加了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期间举行的关于“文明与和平的挑战：障碍与机遇”的非正式专题辩论。我们愿赞扬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主席哈亚·拉希德·阿勒哈利法女士组织了那次活动。那次活动的方向是正确的，因为它鼓励开展真诚对话。

我们愿特别赞扬不同文明联盟的工作，并借此机会表示我们全力支持不同文明联盟高级代表若尔热·桑帕约先生和他所作的努力。我们还完全支持教科文组织的活动。我们积极参加这些和其它的有价值的计划与方案。我们欢迎有各种机会更多地了解他人，而且我们愿意支持联合国所有机构中的真诚对话。

一旦我们成功地学会怎样引领一场我们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间开放、友善和真诚的对话，学会如何促进宽容、非歧视、尊重以及保护我们社会中每个人的人权，我们就将向实现《联合国宪章》载明的各项目标迈进。

最后，请允许我向大会保证，捷克共和国愿意积极作出贡献，以实现我们为了和平而促进不同宗教间与文化间理解与合作的共同目标。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保加利亚外交部副部长柳博米尔·屈丘科夫先生阁下发言。

**屈丘科夫先生（保加利亚）（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保加利亚政府，赞扬今天召开关于不同宗教间和文化间理解与合作以促进和平的高级别对话。我的发言会尽量具体、实际和务实。

在保加利亚的历史上，公民之间一直相互包容，而无论其宗教教派和文化遗产如何。我国位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交汇处。保加利亚人、土耳其人、犹太

人、罗姆人、亚美尼亚人其他族裔群体组成了现代保加利亚民族，它们感到非常自豪的是，各族裔和各宗教始终相互宽容，而且，保加利亚是即使在二战等最动荡的历史时期如二战期间，犹太人也能免遭本国同胞驱逐的两个欧洲国家之一。

最近若干年来保加利亚展现了以维护族裔和宗教和平为主要特征的过渡模式。只要看看后南斯拉夫时期东南欧和西巴尔干半岛的版图，每个人都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免于遭受影响，而是意味着宽容在社会上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是国民心态的一个真正特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支持并将始终如一地继续支持不同文明联盟。我借此机会向负责不同文明联盟的秘书长高级代表若尔热·桑帕约总统表示祝贺，并祝愿他取得成功，我们这个问题事关我们所有人的利益，而且我们都能为此出一份力量。作为不同文明联盟之友小组的一员，保加利亚正在制订其国家行动计划。

正同文化间对话这项崇高努力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联合国与相关区域组织之间的互动。欧洲联盟正在与联合国开展协作并进行自身努力，因而是不同信仰间和文化间了解的一个促进因素。保加利亚大力支持正在实施的各项旨在促进和平共处与合作的举措，如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巴塞罗那进程及其安娜林德欧洲地中海促进文化间对话基金会、黑海协作方案和欧洲联盟中亚问题战略。保加利亚参加了亚欧会议论坛，并打算参加亚欧会议宗教间对话。

我们也欢迎宣布 2008 年为欧洲文化间对话年，其目的尤其包括促使各少数群体和宗教社区、特别是非穆斯林地区的穆斯林社区更好地融合。我要谈几个具体的例子。

与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在保加利亚，政府和民间社会都非常重视罗姆人的融合。这类联合行动的充分证据就是罗姆人融入社会十年计划。该计划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制订，得到了中欧和东南欧 9 国政府的支持。这是首次尝试在国际一级采取联合行动，以改善欧洲罗姆人的生活。该十年计划于 2005 年在索非亚正式宣布。在保加利亚担任十年计划主席期间，各罗姆人民间社会组织编写了第一份监测报告，并于今年 6 月在索非亚发行。

东南欧区域是文化和宗教多样性汇集的地方。保加利亚担任东南欧合作进程轮值主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们可以一种更积极的方式促进巩固稳定局面，因为文化间、族裔间和信仰间对话在该区域的意义并不亚于和平、稳定和安全。

我们以这种做法为指导，发起并帮助实施了一些具体措施，以增强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文化部长一级的直接对话，进而促进科索沃文化和宗教遗址的恢复和保护。2003 年，保加利亚共和国总统格奥尔基·帕尔瓦诺夫提出了在东南欧开展文化走廊联合项目的想法，意在与教科文组织一起，促进该区域民族之间长达数百年的联系。今天，这些联系构成了增进合作与发展的基础。若干区域论坛为促成对于该区域丰富文化遗产的新态度和新解释勾画了一个路线图。

因此，我们坚决支持旨在通过国际合作及文化间和宗教间对话，促进发展、和平与安全的各项国际努力，包括联合国的独特作用。如果今天的论坛能帮助我们在这方面更接近达成共识，它就会起到一种重大作用。

下午 1 时 20 分散会